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姜子牙

姜子牙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姜子牙

谋 策

解放军出版社

PK19/28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姜子牙/谋菜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4

(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3165-8

I. 姜… I. 谋… II. 吕尚-传记 IV. K827.24

书 名: 姜子牙

著 者: 谋 菜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兰空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5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3165-8/K·297

定 价: 12.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火烧州府	(1)
出道下山	(5)
第二章	(8)
纣王东征	(8)
妲己进宫	(19)
子牙虎口逃生	(29)
子牙体察民情	(39)
第三章	(44)
老丞相弃官隐退	(44)
纣王炮烙谏臣	(47)
妲己害死姜王后	(53)
奸臣设计害比干	(56)
第四章	(81)
文王大礼请太公	(81)
太公征服崇国	(102)
文王病逝	(103)
武王与子牙论兵	(112)
武王出兵伐纣	(127)

第五章	(134)
群臣受害.....	(134)
比干以死谏纣王.....	(142)
第六章	(168)
武成王黄飞虎归降.....	(168)
太公捉放晁.....	(171)
天助太公.....	(177)
太公战败闻太师.....	(180)
第七章	(203)
连克三关.....	(203)
攻破朝歌.....	(226)

第一章

火烧州府

的确，昆仑山是一座雪山。这冷面的雪都一直未曾熄灭姜子牙心中的怒火：雪山的寒气就是霸气，霸气就是杀气。这杀气慢慢浸润到姜子牙的骨头里，经过多年的酝酿，遂使姜子牙心中构思出一部兵书。

“可笑，我怎么会火烧州府呢？”姜子牙在心里说，他常常会想起四十年前的一幕情景。

姜子牙甚至恨自己一时鲁莽火烧州府，差点祸及姜门。那时的姜子牙正是风华正茂的壮年。姜子牙本姓姜，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因帮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吕尚。在家里时，子牙和弟弟子章一起到州府贩猪，供南街一家肉铺宰买。他和弟弟子章一起贩猪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但几年来倒也赚了些钱。那一天，两人赶着五头大肥猪去州府，刚到西关城门，只听一声唢呐，忽地一下，八九个守门差役扑窜上来，领头的差役声称：天子张榜，禁了屠沽，马牛羊鸡犬豕全送皇都，祭天祭神。

姜子牙很认真地问：“榜在何处？”

领头差役打量了一下姜子牙，冷笑一声说：“你想看？”

姜子牙点点头：“想看。”

领头差役便道：“随我到州府去。”

姜子牙兄弟二人赶着五头肥猪跟在领头差役后面，后面又有几个差役在赶着他兄弟二人，姜子牙心里暗暗说不好，回头看时，那几个差役正挤眉弄眼。姜子牙心里也很明白，什么天子张榜，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刚才错说了一句话，没有榜还看什么榜？此番去州府，五头肥猪白白地送给了他们不说，还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姜子牙在背后看那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那领头差役不经过一番巧取豪夺如何能长得这么胖呢？要维持住这么胖不继续巧取豪夺能行吗？这领头差役是天生就要吃肉的人，是吃肉从不感到腻的人。姜子牙想，这领头差役的肉量一定很大，二两一块的肥肉不用嚼也能咽到肚里去，而且，咽的响声一定优美动听。姜子牙不由地咂了咂嘴，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位肥头大耳的领头差役，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肉量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不！他羡慕领头差役的野性。

人也是动物，一点野性也没有那还算是人吗？瞧这领头差役，其走路的姿势和肥猪走路的姿势相差无几。于是，姜子牙心中由一种激情刺激出的热力在他体内迅速地扩散。

“杀了他。”他想。

姜子牙有一种自卑感，他长得很清瘦，从体形上他就不是领头差役的对手。

姜子牙的自卑感是首先从食欲上开始的。姜子牙也喜欢吃肉，由于家境的贫寒，他对自己喜欢吃肉有一种天生的抑制。毫无疑问，在姜子牙的父母看来，这就是一种高尚行为，是一种行孝道的标志。过年过节的时候，姜子牙也会这么抑制着，他用筷子把桌上的鱼肉夹到父母碗里，父母的脸上就有了醉人的笑容，似乎这就是家庭和睦美满的所在。

“你也吃!”

“我吃好了。”

“怎么会呢?”

“吃好了,真的。”

姜子牙对自己的这一举动感到很满意,他这么做父母并没有教过他,他的血液里就有做这一动作的因子,如同下跪磕头,也是用不着父母教的,仿佛有一种神附在他的身上,让他水到渠成地下跪磕头。假如姜子牙不会下跪磕头,他肯定不是炎黄子孙。

姜子牙两眼放花,他不知到底是愤怒还是期盼造成的。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弟弟姜子章发话了:

“大人!”

领头差役回过头来满脸挂笑地说:“什么事呀?”

姜子章:“天子圣明,禁止屠沽,我们弟兄二人送来五头肥猪,可有什么赏赐?”

领头差役收了笑:“你要什么赏赐?”

姜子章忙笑着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别的赏赐,就是大人在一张纸上写上几个字罢了。”

领头差役:“这个有,这个有。”

姜子章:“那我们就满意了。”

领头差役大加赞赏地嘿嘿笑起来,惹得五头肥猪也跟着哼哼唧唧。现在,活着的五头肥猪的上帝是领头差役,它们不得不哼哼唧唧;到了州府,五头肥猪被杀了,它们反过来就成了领头差役等人的上帝。

上帝永远是相对的。

可怜的上帝!

“哼什么,再哼就杀了你们!”领头差役说。

姜子牙出了一身冷汗。

子牙子章到了州府,按领头差役的吩咐,杀了一头猪,领头差役见他兄弟二人手脚快,猪肚子里的杂碎也弄得干净,便吩咐他兄

弟二人明天再杀了另四头猪，今夜里肉煮熟了就一起喝酒。那些差役们异常兴奋，高声嚷着吃了猪肉好上翠花楼。吃的时候，一半的差役醉倒了，一半的差役留着酒量到翠花楼去陶醉，那翠花楼上的花是看一眼便让他们过量的。

子牙子章真要感谢这夜里的一顿酒，如果没有这一顿酒，他兄弟二人如何能有机会火烧州府呢？火烧起来了，夜里有风，风助火势，把州府附近的民宅也烧了些。

姜子牙又是一阵叹息。

州府是烧了，可州府里的人还在，这些人会更加盘剥百姓，来修建更加富丽堂皇的州府。那些被火烧了民宅的百姓，也许再也无力修建新宅了，只能露宿街头。那些醉倒在地的差役，也许被火烧死，也许就那么醉死。姜子牙想，到底哪种死法更使他快意些呢？

他不知道。

也许，差役们醉死更好！

姜子牙眼里有了泪。

“哥，你怎么哭了？”

“这样做并不好。”

“为什么？”

“百姓跟着遭殃啊！”

“总是要遭殃的，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长痛。”

“那我们怎么办？”

“逃命呗！”

“往哪里逃？”

“南面多山，往南跑。”

兄弟二人站在城南一座山上遥望一片火海的州府说了这番话。子章先回到家里，带着家里的人一起逃命。子牙在南面一座山的山顶上等着，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见人来，只好悻悻地往南走，一路总觉得背后有人，不时回过头来，再加上饥饿，胆量更小了。这

之后，姜子牙只要肚子一饿，他心里就慌慌的，仿佛有人在追杀他。
姜子牙再也没有见到家里的人。

出道下山

被迫无奈，姜子牙上昆仑山学道，学来学去，竟孕育出一部兵书。这一点，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不是什么道人，他是一颗滚烫的杀星。现在，姜子牙就是兵书，兵书就是姜子牙。姜子牙站在昆仑山上一声咳嗽，昆仑山便发生了一次罕见的雪崩。

“学道不成学干戈！”师傅说。

姜子牙并没有注意到师傅就站在他身后，师傅的话他也没听清。那时候，他正得意地看着雪崩，雪崩的气势如千军万马奔赴疆场。

“子牙！”

“师傅！”

“你可以出山了，”师傅又摇摇头说：“不对，不应该说是出山，应该说可以下山了。”

“下山？”

“是这样。”师傅肯定地说：“你应该下山，总不能让那一部兵书烂在肚子里吧？你应该下山，这是数命数决定的呀！”

姜子牙怔怔地看着师傅，半天说不出话来。师傅突然问道：“天上在下什么？”

“下雪。”

“你再想想。”

“下雨。”

师傅笑了，而后又长叹一声。昆仑山的确在下雪，而属于姜子牙的天空却正在下雨。姜子牙火烧州府，仍不解恨。他人在昆仑山，心却在朝歌。他一想到活棺材般的朝歌，牙齿就咬得咯咯响。有这样的心情，姜子牙怎么能得道呢？他肚子里像酿酒一样酿成的兵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压迫着他，剥削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个人倾诉，哪怕这个人是个窝囊废，这也无关紧要，只要这个人愿意倾听。他知道，这个人肯定会出现他甚至骄傲和自豪，这个人一旦被他的兵书作陪衬就立刻变得顶天立地了。

兵书，每一个字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利剑；每一个字都是那么奇妙，简直就是天定！

姜子牙无可奈何地笑了。

姜子牙是一个懂得退却的人，他被他的聪明才智驱赶着，使他不知疲倦地完成了这部兵书。在他看来，他和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两码事，因而就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一切都是一念之差，姜子牙上山的时候，他总觉得昆仑山的寒冷和肃杀是连在一起的，那飘飞的鹅毛大雪正合于战罢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了。其实，真正和寒冷连在一起的是寂静，永恒的寂静。姜子牙明白这一点时是书成之后，可这时候，一切更由不得他了。

他急不可耐地要下山。

“师傅，那我就下山吧！”

“下山容易上山难。”

姜子牙仿佛又看到了州府大火，仿佛又听到大火熊熊燃烧时发出的令人心醉的响声。他再次享受到杀伐的快意，每一次回忆都是一种享受。那时，他正年轻气盛，如今，他已老得不像样子了。

姜子牙长叹一声。

“为什么叹气？”

“我已经老了。”

“你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享受浊世的富贵罢了。”师傅说：“如今成汤数尽，周室将兴，你下山扶助圣君，你必定身为将相，那

么，你在山上修行四十年的功夫也算没有白费。”

“多谢师傅。”

“我还有八句诗要说给你听，这八句诗是你日后的验证。”

“你说吧，我一定牢记心中。”

姜子牙静下心来，细听那八句诗，并默念熟记于心。这八句诗是：

二十年来窘迫联，耐心守分且安然。

磻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请大贤。

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相握兵权。

诸侯会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

姜子牙知道这成汤的历史，成汤王自从杀了夏桀王，平却了肉山酒海后，天下一统，改国号为商。成汤的江山安安稳稳传至了二十八帝，乃是纣王，帝乙三子，驾居朝歌，执掌江山。姜子牙在昆仑山时，六韬三略，五音六律，甲骨卜辞，钟鼎彝铭，天象演绎，阴阳合历，五行道术，长寿秘诀等他都认真研习。他并没有想过要出则为将，统率三军；入则为相，袍笏登场。更没有想过香车宝马，驰骋八方；歌伎舞女，陪伴左右。可实际上他研习的不是仙家的事，无非是人间的俗事而已。

但有一点姜子牙是明白的，这一次下山，绝对是命浅福薄。

第二章

纣王东征

属于姜子牙的天空的确在下雨。雨者，天地交合也！

纣王是天，妲己就是地。

在这样的雨季里，姜子牙仿佛摸到了一种湿润润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他并不知道，这种湿润润的东西让他挂念。

他师傅说他仙道难成，只配享受人间的富贵，那么，让他挂念的东西可能就是人间富贵里某一项内容。

心跳！

心跳的是他往四周一看，树上是成双成对的鸟儿，水里更是成双成对的鸳鸯。瞧，还有那一块空地上孤零零长着的两颗树，枝叶相间，宛如一体。远处，一只红狐媚媚地坐着，使这山间更充满生机。

一只灰色的狼追过去。

那只红狐并不惊慌，慢慢地站起来，就在原地放了一个臭屁。这臭屁对于那只灰色的狼来说一定是香的，那狼就在那里嗅来嗅去，像回忆，像咀嚼；或是这样：红狐走了，可它的影子还留在原地，

那狼就对着这影子疯狂，望梅止渴。其实，红狐正得意地站在不远处的一面坡上，待狼抬起头来看时，红狐就送给狼一个媚眼，狼便箭一般冲过去，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红狐又放了一个臭屁。

这臭屁对于狼来说又是香的，比第一次的还香。狼感到欣慰无比，庆幸自己有一副最灵敏的鼻子，以致于红狐的屁经久不散。

就这样，狼永远追不上红狐。

狼在追逐中有了无穷的快意。

如果不把狼的追逐看成追杀，这就是一幅精彩绝伦的爱情画卷。

灰狼累了，不再追逐，可鼻子里仍然能闻到红狐那充满笑声的气味。

狼仰天长啸。

姜子牙看着远处只有一个红点的红狐，心里一阵躁动。他想，这红狐多像是一位美人！

姐已自然是这样的美人。

那是在纣王征服了东夷之后，他觉得祖父、父王没有完成的大业，到他手里完成了。作为一个征服者，纣王应该是成功的。同时，作为一个征服者，往往有着性情暴烈凶猛的一面。纣王小的时候，因吸不出他娘的奶水来，就狠狠地把她娘的奶头咬掉了。他娘一怒之下，把他扔到深山野林去喂狼。比干知道后，不辞劳苦跑遍深山野林，在一个狼窝里找到了纣王。比干站在狼窝边，见到了惊人的一幕：一只母狼正在给纣王喂奶。

可以说，纣王是吃狼奶长大的，这似乎更加助长他的暴烈性情。

吃狼奶长大的人更加好战。

他是弓箭的发明者：面对面杀敌固然能满足那种暴烈性情的刺激，而远距离轻巧杀敌又有另一番快意。纣王在位时，东夷人常骚扰边关，抢劫财物，严重威胁着商朝的统治地位，成了殷商大患。

纣王急不可耐地要征讨。

安邦治国尚不老练的纣王不得不向比干讨教：

“昔日，祖父、父王都对东夷大举征伐过，但都没有彻底根治，所以造成今日之患。当今，我兵足粮丰，是否可以讨伐东夷呢？”

“现在，我们有八百诸侯，而殷商在联盟中必须保持绝对权威，版图不能削弱，朝贡不能改变。当今，东夷竟敢无视殷商，实是可恶，应当出兵讨伐。目前我们虽国库盈满，但兵还不精将还不强，需要尽快练兵。等国富兵强了，再兴师讨伐，定能无往而不胜。”

纣王采纳了比干的意见。

纣王亲自训将。

次年秋，比干向纣王建议说：“我们已经国富民丰、兵强马壮了，军队势力已胜过东夷十倍，可以讨伐东夷了。”

纣王当即抓兵点将，命武士上卿恶来为大将，太卜费仲为参军，统帅十万雄兵前往讨伐。

恶来和费仲两人俱为奸臣，而奸臣总是时运颇佳。比干知道后，连忙劝谏纣王说：“恶来生性贪生怕死；费仲奸诈好利善阿，用这两个人前往恐有不测。”比干建议，纣王文韬武略，御驾亲征，一则可鼓舞军心士气，二则可以示威天下，三则可以增强纣王的威望。纣王听了，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比干的建议，又作了充分准备。纣王自己还打制了丈八长矛，八十多斤重的铜盔锦甲，跃马扬鞭亲自出征，朝政国事委托给比干负责料理。

金秋季节，天气不冷不热。纣王统帅浩浩荡荡的大军，举行过隆重的祭祀，从殷都向东南进发，旌旗飘舞，刀枪如林，威风极了。

纣王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讨伐东夷时，纣王见城塞坚固，防守严密，就采用引蛇出洞之计。让大批军队，偃旗息鼓，埋伏在城外沟壕树林中，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正面攻击。

纣王率兵作正面攻击，士气大振，攻击的视死如归，埋伏的跃跃欲试。而东夷王见纣兵很少，便出城进攻，纣王把敌兵引到埋伏

圈内，一声令下，鼓角震天，伏兵四起，刀枪齐鸣。纣王骑在马上，手持丈八长矛，横冲直撞，无人阻拦，杀得东夷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迫使东夷王让马拉着棺材，自己打着白旗，手捧降书，牵着羔羊，一步一叩，跪地投降。从此以后纣王所到之处，大都不战自降。

纣王率领百万大军讨伐东夷，比干在朝执政，他日夜操劳，白天下乡访察民情，夜晚议定国策。

一日，微子对比干说：“冀北半年不降雨，地皮龟裂，禾苗枯萎，百姓惶惶不安，纷纷背乡离井，逃往外地。”

比干说：“贤侄你速去冀北，赈济百姓，安抚民心，我理毕国事，即刻就去，与民一道寻找水源，兴修水利，解除干旱。”

没过几天，比干让老臣商容、箕子在朝，他带领费仲等一班朝臣往冀北去了。

比干到了冀地，来到一座龙王庙前，见许多老百姓跪在龙王庙前，杀猪宰羊，焚香祈祷，求天降雨。口里不住呼喊：“老天下雨吧！老天下雨吧！”

然而，苍天无动于衷，火辣辣的太阳把人们烤得汗水直流，热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费仲说：“待我卜上一卦，看老天会不会降雨。”说着，他便来到供桌前：半神不鬼地拈动摇幡，挥舞小旗，眯缝双眼，念念有词。如此之后，又烧甲骨，骨板裂纹以后，他看着支离破碎的裂缝说道：“有一个秃尾巴大蟒精在作祟，如果不把这个蟒精烧死祀天，老天十年八载也不会下雨！”

众百姓听了，信以为真，个个迫不及待，齐声呼叫：“蟒精在哪里？烧死它，烧死它！”

费仲老奸巨滑地寻思了片刻道：“这条蟒精转生成了人，就在你们这些人中间。”

“他是谁？把他找出来，烧死他。”

“他自己主动站出来。”

“快一点。”

费仲在这一片喊声中更是装腔作势，在人群周围走来走去，两只眼睛，毒蛇般地，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男女老少看到费仲铁青色的狰狞面孔，个个心寒，人人恐惧，不少儿童被吓得急忙钻在娘怀里，不敢出声。

许久，费仲忽然发现了一个美丽少女，他毒蛇般地直盯了她一会，突然道：“是她，蟒精就是她！”

一些鲁莽人听了，不由分说，一齐拥了上去，七手八脚揪住了那个少女就往外拖，那个少女拚命呼叫道：“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蟒精。”

“烧死她！”

“烧死她！”

求雨的人吼叫起来。少女被吓得六神无主，她软瘫地被架到了柴薪上。

“点火！点火！”

在人群的狂叫声中，两个赤臂大汉，手持火把就去点火，比干大喝一声：“住手！”他疾步跑了上去，把那少女夺回来，抱在怀中，说：“她是好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能是一条蟒精呢？”

这时候，人们有的同情，有的愤怒，有的还想去比干手中把那少女夺回来烧死了，幸亏比干的卫兵护卫着，谁也不敢近前。

这当儿，费仲阴险地“嘿嘿”一笑，走到比干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不知丞相听说过没有，昔日明君汤王时，大旱七年，汤王乞雨，卜师占了一课需用人祀天才能下雨。汤王听了婉惜地说：‘我求雨是为黎民，倘如死民祀天，不如我焚身祀天！’说罢他就叫人积了柴薪，剪发净身，跳在柴薪上。火将燃，他的爱民正气感动了上天，下起雨来，故汤有明君之传。今日，丞相独掌朝政大权，爱民如子，德高望重，何不向先汤王学习呢？”

比干听了哈哈冷笑几声，说道：“老太卜，用心良苦，我比干领教了。不过我比干不会那么愚蠢。”说毕，比干面向黎民百姓亲切地说：“父老乡亲们，我们不能听天由命光靠着天，我们要学大禹，寻